

“三化”拓宽民俗路

张俊芳

沁县民俗文化协会成立于 2006 年，搞民俗文化展览是 2002 年。十多年来，坚持不懈，从一个农耕工艺展发展到沁县民俗馆，连续六年承办端午民俗文化节，成为沁县一张文化名片，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。

沁县民俗文化发展到今天，下一步应该如何办呢？就我粗略考虑，简要地说：今后发展，就是“三化一延伸”，即展品系列化，布展高端化，工艺商品化，所谓延伸就是民俗展延伸到乡村。

展品系列化：就是把相同的展品、规格样式不同的展品组装进行展览，类似故宫的钟表馆，民俗馆前几年展的烟标展。或者说，像襄垣县夏店镇一农民的全国县志收藏展。这样展览既可展示特色，又可了解每样物品地域发展的进化演变，事实上专项展览也是发展的必然，也是提高展览档次的具体体现。就像医院，发展越大，分科越细，就像卖商品的杂货店逐渐向专卖店转变，这就是历史演进的必然，这样才具有特色。也才能引领发展，走向高端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至于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做了一定工作，例如前一段民俗协会发动会员专项收集捐赠钟表和课本，就是专业展览的体现。但这只是个开头，今后要向更专业发展，诸如老照片收藏展、瓷器收藏展和沁县近代以来奖品证书展等。

布展高端化：展品展只是一个方面，但如何组织布展，走向高端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就好比，好闺女还得好穿戴。它体现展览的水平，它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。具体在布展上，我们搞得虽然是传统民俗展，随着时代的发

展，也要将现代化的理念融入布展。例如在布展上，可声、光、电结合，把传统的东西制成光盘进行播放，使参观者感受真情实感，也可以把一些民间工艺的流程，如纺织织布、推磨碾面、名吃加工、民间工艺，变静为动，更能引人入胜。使参观者知其然，又知其所以然。另外，也可以制作一些雕像或工具，融入其中。这样栩栩如生，使参观者流连忘返。总之，就是要高层设计，高端对接。当然，这样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尚难，但是，我们想的必然高。人们常说，想到的不一定办到，但想不到的一定办不到。还有人说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办不到的。高度决定视野，角度转变观念。我们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，不要走前人走过的老路，弯路。只有跨越发展，才能走在发展的前列。

精品商品化：展品变精品，精品变商品，这是我们民间工艺发展的初衷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走出了路子。诸如，葫芦烙画、麦秆画，我们已初步显露端倪，变为商品，实现价值。今后，我们还是要在工艺品变为商品上狠下功夫，精雕细刻做出精品，实现利润最大化，最高价值。这也是我们民俗协会发展的必需。要发展，必须有经济支撑，不然也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没有发展后劲。自然也不会走向持久，走向高级的程度，因此，逐渐要做的精而又精，这样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在工艺上

民俗文化土壤深厚，群众基础好，但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向，就很容易陷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消亡的境地。原县政协主席、老促会会长、我县民俗文化活动发起人张俊芳同志，不断深入调研，缜密思考，提出民俗文化提档升级的发展新思路。

狠下功夫。人常说：“工艺无止境”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要聘请高手，培训指导；要外出参观，见识高端；派出学习，提高水平。同时，要请那些懂管理、会经营、热心搞民间工艺的人搞民间工艺生产，要职权利结合起来，这样才能持之以恒，实现持久发展。另一方面，要求专业化生产，民间工艺要专业生产，要在“专”字上下功夫。要专就专透，克服“样样都行，样样不精；样样都做，样样不行”。人们常说，宁学一艺精，不学百艺通。这些经验总结，我们应该牢记心中。

延伸发展：也是我们今后发展一个重要的理念。现在，我们只是在民俗馆上下了功夫，在延伸上还未作出文章。我们考虑，今后就是要把民俗展览延伸到农村。搞民俗旅游村，是我们的最终目的。现在，全国都在这方面下功夫，而且成熟的样板比比皆是。今后，我们就是要下乡调查，筛选各方面能代表沁县传统特色的民俗古村落。争取投资，搞好设计，下功夫创建一个民俗旅游村，使沁县的民俗文化火爆起来，为宣传沁县、打造民俗旅游发挥更大作用。

以上，就是我对民俗发展一些不成熟的建议，目的在于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敬请专家学者和热心于民俗事业的同志多加指导，使我县民俗文化上台阶、走向高端，作出积极贡献。

涅河文化溯源

骈宇塞

三月初，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山东博物馆的邀请，去山东参加了一个关于重新整理四十三年前出土的“银雀山汉简”的会议，与会者多是同行朋友。其中有我的老乡、朋友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。他的祖籍是武乡故城东良侯村人，我是沁县松村人，因为我们分别居于涅河两岸，又同属古代的“涅县”人，所以在会议空隙期间也就自然聊到了家乡的历史文化，谈到了“涅河”、“涅县”的故事。

沁县的东北部和武乡的西部，以涅河为界，分居两岸。现在是分属两个县管辖，但历史上却属于同一个县，即古代的“涅县”。而“涅县”则是以“涅河”而得名。

涅河（涅水）

涅河，古称涅水，是一条古老的河流。现在已经基本干枯。我小时候，涅河还清澈透明，四季不断。涅河两岸的土地是沁县、武乡的主要产粮基地，每到春天，两岸人民在那广阔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施肥。夏天，田野里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；我们有时在河里面游泳，有时在岸上挖土鳖。冬天，我们在冰上溜冰、打陀螺。每逢下大雨，总要发大水，河水从破石拐弯处西南而下，直向松村村边冲来。小孩子们在岸边看涨河，大人们则是在河里捞木材等漂下来的东西。

那时，涅河给松村人带来的乐趣和灾难总不时地挂在村民的嘴边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。但说起涅河的发源和历史他们却并不甚了解。我查了一下有关文献，现略说如下：

据文献记载，涅水出分水岭护甲山，护甲山，原名胡甲山，或称侯甲山。涅水亦称侯甲水或甲水。涅水从分水岭护甲山流出，分南北两个支流：一支向北流的称作昌源河，古名胡甲水，以源出胡甲山而名。此河从胡甲山发源，流经祁境的子洪、古县、东观、贾令一带，一直往西北方向流去，汇入汾河。另一支向东南流的称作涅河，顺流而下，当地人或称为南涅水河、涌泉河、松村河、姜村河和牧牧河等。流至松村，因河在松村东面，所以松村人也称东河。涅河自松村一直向东南流去，经武乡聂村、姜村，在今武乡段村东面的东村与富庄间汇入浊漳北源。

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《水经注·浊漳水》里有一段关于“涅水”的记载，其云：“有涅水，西出覆甌山而东流，与西汤溪水合。水出涅县西山汤谷，五泉俱会，谓之五会之泉。又东南流，谓之西汤水。又东南流，注涅水。涅水又东迳涅县

故城南，县氏涅水也。东与白鸡水合，水出县之西山，东迳其县北，东南流入涅水。涅水又东南，武乡水会焉。水源出武乡山，西南迳武乡县故城西，而南得出清谷口。水源出东北长山清谷，西南与鞞鞞、白璧二水合，南入武乡水，又南得黄水口。黄水三源，同注一壑，东南流，与隐室水合。水源西北出隐室山，东南注黄水，又东入武乡水。武乡水又东南，注于涅水，涅水又东南流，注于漳水。”

郦氏书中提到的山山水水，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踪迹。李零先生也曾对此做过论述，他也认为：郦氏所说的“西山”，就是指今 208 国道穿行的太岳山的东麓，上连祁县，下连武乡、沁县。郦氏所说的“覆甌山”是“西山”的一个山头。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说，此山即今分水岭。分水岭是昌源河和涅河的分水处。昌源河自此北流，经南关，入祁县。涅河自此东南流，穿越整个沁县的北部和武乡西部。沁县牛寺北 208 国道的这一段就是傍此二水而行。郦氏所说的“西汤水”，即今西汤河，是涅水南岸的重要河流。郦氏所说的“白鸡水”，即今高寨寺河，是涅水北岸的重要河流。此水今名“高寨寺河”，是因“高台寺”而得名。郦氏所说的“武乡水”，即今浊漳北源。浊漳北源的上游流经榆社、武乡。在武乡的一段俗称“关河”。“关河”与“涅河”在今段村东南会合。郦氏所说的“清谷水”、“鞞鞞水”、“白璧水”、“黄水”和“隐室水”，都是“武乡水（浊漳北源）”的支流。郦氏所说的“漳水”，在涅水注入浊漳北源后的浊漳河下游。

涅水的发源与流向基本如此。

至于涅水何时从分水岭护甲山形成，由于文献阙如，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逐水而居是人类与水紧密关系的表现，它基本贯穿了文明族群繁衍与迁徙的始终，也是从古至今人类争取生存与发展一直遵循的基本规则。自从有了涅水，两岸人民便在此获到生活的资源，之后，祖祖代代就守护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。（待续）



我说家乡事

抗战纪念地该怎样保护

——以松交村为例

小 洲



高杨文住过的西楼全面坍塌



院子大门坍塌，院墙歪斜

日前，笔者在拍摄沁县古建筑过程中发现，我县很大一部分革命遗迹、甚至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得不到有效维护，正在快速消失之中。在此特别呼吁，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和加强革命遗迹的抢救维修和保护工作，以避免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历史贡献的宝贵遗迹毁损殆尽。

松交村地处沁县襄垣屯留沁源四县交界，1939 年到 1943 年，始终是太岳根据地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驻扎之地。中共太岳区委、太岳一地委、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、太岳一专署、八路军 386 旅司令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松交村，刘少奇、彭德怀、安子文、陈赓、高杨文等革命领导人也常期在这里战斗和生活。当年老百姓为抗战需要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八路军指战员住，粮食让给抗日部队吃，甚至为保护党政机构多人献出了生命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当年的献身抗战的人们大多已经作古，唯一留给后人的是见证了哪个特殊岁月的老建筑，一处民居，一座古庙，一个戏楼……

然而，70 年过去了，这些革命的遗址变得风雨飘摇，多数面目全非。笔者走进当年高杨文同志居住的老院，尽管还有一户人家居住，但正面三孔窑洞中间一孔前年已经坍塌，西楼今年也塌了，大门严重倾斜。村民说，不少革命遗址已经找不到踪影了，有的被翻修成新居，有的塌毁。大伙都认为十分可惜，但都没有办法。

笔者曾经和文物部门领导咨询，得到的答案是，除了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，就连市级保护单位也没有专门经费来保护，县级更不用说了。的确，国家这么大，革命文物又那么多，保护经费自然是杯水车薪。那么，就眼睁睁看着这批纪念地和遗址一天一天消失？

笔者建议，以乡镇为单位，做一个革命文物遗址修缮保护规划，一年维修几处，几年修完。同时建立一套保护革命遗迹的制度，比如，老百姓为了改善住房条件，想拆除旧遗址，怎么办？是否建立一个置换办法，将遗址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，也便于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参观。

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，我们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，维修保护抗战遗址不失为最好的行动。

蒲沟发现三棵奇树

史俊峰

春节前后，听朋友说新店镇蒲沟村有两棵古槐树，近来常有人试图购买，原因是我县古树名木调查保护时将这里的两棵树遗漏啦。

近日，笔者专程进行了实地考察。的确，两株国槐分列村南村北，遥相对峙，树龄大约在 400 年左右，胸径 1.5 米以上，虬枝盘曲，枝繁叶茂，十分珍贵，完全应当列入县级古树名木保护目录。

此行还有意外发现，村中居然有一颗罕见的三春柳，呈倒人字型，高达 3.5 米。三春柳也就怪柳，为双子叶植

物，灌木或小乔木，茎多分枝，枝条柔弱，扩张或下垂；树皮及枝条均为红褐色。叶互生，无叶柄；叶片细小，呈鳞片状或披针形，花小，粉红色；蒴果狭小，先端具毛。《本草经疏》：赤桤木，治痧疹热毒不能出，用为发散之药。三春柳具有疏风，解表，利尿，解毒之功效。中医临床常用以治麻疹难透，风疹身痒，感冒，咳嗽，风湿骨痛等症。这么大树形的三春柳在我县十分少见，弥足珍贵。

蒲沟村发现的二槐一柳，可称做三奇树，希望有关部门及早采取措施加以保护，避免因人为毁坏。

